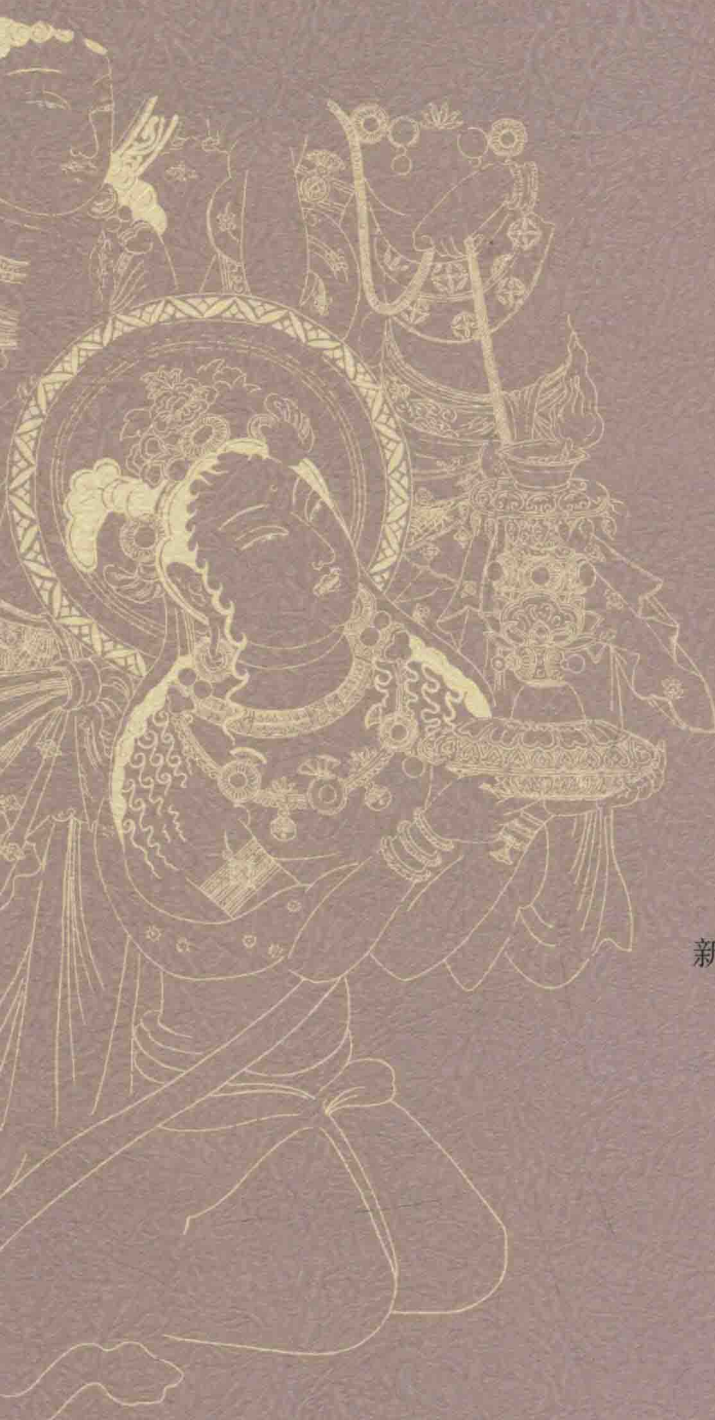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六



高昌故城 及其周边地区的 考古工作报告

(1902~1903 年冬季)

(德)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著 管平 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著



文物出版社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六

第一支皇家普鲁士吐鲁番探险队

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

1902 ~ 1903 年冬季

(德) 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 著 管 平 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 1902~1903 年冬季 / (德) 格伦威德尔著; 管平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10-4348-4

I. ①高… II. ①格… ②管… III. ①高昌 (历史地名) — 古城遗址 (考古) — 考古调查 — 调查报告 IV. ①K87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4094 号

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 (1902~1903 年冬季)

著 者: (德) 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

译 者: 管 平

编 著: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 陈 峰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陈 杰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E-mail: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1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348-4

定 价: 248.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人们必定要询问：不仅仅只是土地面积的增长，同时还有大量令人惊奇的文学成就，所有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广泛传播，所有日常生活留下的痕迹，以及在历史上的生活场景中已经消失的那些永恒因素的长期存在，而这些本身可以给出答案^①……

—— 乌尔利希·冯·威拉莫维奇-莫勒多夫^②

-
- ① 这个报告是德国皇家巴伐利亚科学院出版社（Verlag der K. B.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在格·法兰茨出版社（G. Franz'schen Verlag）协助下，根据德国皇家巴伐利亚科学院年鉴第一卷第14分卷第一册中收藏的论文，于190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单行本。德文原文的题目为“Bericht ueber archae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 - 1903”，在此我把它译为“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其中“Idikutschari”一词，汉语译为“亦都护城”。冯承钧先生指出：亦都护城（Idikut - sahri），即今吐鲁番县属之哈刺和卓城（Karakhoja），俗称“Dakianus Shahri”。他写道：这里“汉时为高昌壁，唐时为高昌县，宋元时为高昌回鹘国都，《辽史》为和州回鹘。《元史》谓高昌国王亦都护，盖指此国。《金史》《西游记》亦讹译而为和州。《元史》又有哈刺火者、哈刺霍州、哈刺火州、合刺禾州、合刺和州、火州诸译。《高昌馱氏家传》云：‘高昌今哈刺和卓也。’《明史》云：‘火州又名哈喇，在吐鲁番东三十里，东有荒城，即为高昌国都。’《西域图志》有哈刺和卓城，皆指其地”。[参见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77~78页，“Qoco”条]（译者注）
- ② 乌尔利希·冯·威拉莫维奇-莫勒多夫（1848. 12. 22 ~ 1931. 9. 25），19~20世纪德国著名印欧语言学家，1876年起作为语言学教授从教于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1883年起执教于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1897年起执教于柏林（Berlin）大学。其一生在研究古希腊文学、文化和古典语言文学方面有卓越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希腊罗马的国家与社会》（Staat und Gesellschaft der Griechen und Roemer, 1910年），《柏拉图》（Platon, 2卷本，1919年），《古希腊诗歌艺术》（Griechische Verskunst, 1921年），《古希腊人的信仰研究》（Der Glaube der Hellenen, 2卷本，1931~1932年）。（译者注）

目 录

壹 引言	1
贰 遗址	12
寺院遗址 A	12
寺院遗址 B	13
寺院遗址 C	14
寺院遗址 D	15
古代建筑遗址 E	15
建筑物 F	17
建筑物 G	17
建筑物 H	17
寺院遗址 H'	17
寺院遗址 I	21
寺院遗址 I'	23
寺院遗址 K	25
遗址 L	25
寺院遗址 M	26
寺院遗址 N	27
佛塔遗址 O	27
寺院遗址 P	30
寺院遗址 Q	32
遗址 R	35
遗址 S	35
寺院遗址 T	35
寺院遗址 T'	37
寺院遗址 U	40

寺院遗址 V	41
遗址 W	44
寺院遗址 X	46
平台寺院遗址 Y	48
寺院遗址 Z	51
寺院遗址 α	54
带湿地壁画内室周围甬道上的壁画	63
寺院遗址 β	72
寺院遗址 γ	95
寺院遗址 λ	96
寺院遗址 μ	99
寺院遗址 ν	101
寺院遗址 ξ	101
遗址 o	101
遗址 $\pi \sim \tau$	101
遗址 v 和 φ	103
遗址 v'	103
遗址 χ	104
遗址 ψ 和 ψ'	105
寺院遗址 ω	105
寺院遗址 B	106
寺院遗址 II	107
II 南佛塔遗址	109
胜金口遗址	114
木头沟遗址 (即今“柏孜克里克石窟”)	159
吐鲁番城北山坡前遗址	163
叁 结论	172
附录 1 回鹘文写本, 原文转写和译文	180
附录 2 人名地名译名对照表	187
附录 3 梵文译文对照表	191
附录 4 28 星宿一览表	195
附录 5 高昌故城遗址诸遗迹的比定	197
译后记	246
编后记	247
图 版	249

壹 引言

本书以下的內容是我 1902 年 11 月 24 日到 1903 年 3 月初在中国新疆天山南麓吐鲁番 (Turfan)^① 谷地^②，即现今喀喇和卓 (Karakhodscha) 村庄附近的古老城市的遗址和它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的报告。

在这里我不可能给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关于吐鲁番以及其周边地区的遗址研究情况的综合概况，而只能完成我的任务，写出我们当时和在当地工作情况的报道。但是很遗憾，这些报道的相当一部分还得依赖预先更详尽的研究工作的成果。由于研究成果的缺乏，便构成了我们不得不进行新的探险考察的基本出发点。关于我所绘制的古城的草图当然是很不准确的，它不过是想表明古城中每个单一的建筑物各自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已。除了雷格 (Regel) 曾经绘制的草图外，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事实上我绘制的草图是用脚步和卷尺进行的实地测量。我希望我在这里给出的草图，能够尽快地通过新的探险考察工作的结果而得到补充和更新。雷格的功绩在于他把这些与希腊古代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而又鲜为人知的遗址的情况公之于世^③。在我们之前克雷蒙茨 (Klementz) 曾率俄国探险队对这里进行过探险考察，在其探险报告中给出了有关这个题目

① 关于人名和地名的，我翻译的原则是：(1) 凡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在汉译的后面都把原文放在了括号里。(2) 凡是在著者脚注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都直接翻译成汉文，译文后面没有附上原文。(3) 在书后的附录里给出了“人名地名翻译对照表”，供读者查阅，在这个对照表中只包括西文的人名和地名，不包括梵文的人名和地名。(4) 梵文的人名和地名请参阅书后的附录“梵文译文对照表”。(译者注)

② 探险队是由笔者本人、胡特博士和技术员巴图斯组成，并于 1902 年 8 月 11 日从柏林出发。胡特博士对于探险队的组成和成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语言方面的工作，包括语言的收集、当地各种传说的收集、民间歌曲收集等等。在我写的报告中还有许多照片是他拍摄的，这些照片对于这里给出的遗址的示意图、鸟瞰图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对此要对他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根据这些照片在下面的正文中给出了描绘的线图。为了能够使所有拍摄的照片能够更典型地反映出现场的实际情况，我让人对此进行了专业的加工。柏林博物馆最早计划派遣探险队去吐鲁番是在 1899 年，在俄国科学家拉德洛夫、萨勒曼和吐鲁番旅行家克雷蒙茨访问柏林后。(原注)

③ 雷格的这些报道都收集在其旅行记中，见《彼得曼斯通报》(Petermanns Mitteilungen)，1879 年第 10、11 册，1880 年第 6 册，1881 年第 10 册，补充附册第 131 册。(原注)

详细的综汇资料^①。而在他之前,俄国旅行家格鲁姆·格兹麦洛(Grum Grzimajlo)^②则有关于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更详细的报道。在他们的这两个报道中读者可发现所有关于这一地区历史和这些遗址被发现的历史的叙述。

我这里之所以利用克雷蒙茨在他的探险报告中所给出的草图,主要是想告诉人们,当读到下面将要叙述的内容时,能够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如果旅行者从乌鲁木齐出发,经博格达(Bogda ōla)山麓西南,大约五天的时间可到达Kawurga(Kabirga)城堡附近的达坂城(Dabantschin),于是吐鲁番谷地便呈现其面前。Kawurga可以通过一片带有沙丘的戈壁而大约需要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到达Kyndyk(Tyndyk)。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干枯的、狭窄的山谷中。谷中有条河岸很高的小河,在河岸后面的文化村落等则完全看不到,从远处人们只能看到环绕吐鲁番绿洲的树丛。从这儿出发,旅行者可以继续穿越戈壁,在几小时后到达雅儿(Jar)河分叉的河岸,并且看到在道路南北两侧的第一个佛教寺院的遗址:佛塔和塔楼,其中的一些规模相当庞大,它们位于被称为交河(Jar-choto)或者Jar-naisa遗址的由雅儿河河汊构成位置较高的河心岛上。大约一小时后人们可以到达分叉的河床的上方,在这里人们马上可以看到一天前已经注意到的被树丛掩盖下的文化村落和吐鲁番的第一批住房。

吐鲁番^③(Kunya-Turfan)分为两个部分:回城Tarantschen和位于东面约半小时路程的汉城。在汉城的南面是回族(Dunganen)的村落和一座古老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有个很高的塔楼,并且起初曾经是一座基督教(景教)的教堂^④。在这座清真寺的旁边就是被克雷蒙茨称为“古代吐鲁番”(старый Турфанъ)^⑤的现已遭到严重风化的回鹘时期的古代吐鲁番城。在汉城北面的山前有许多村庄,其后的小山谷中有佛教的寺院遗址,而这些遗址在克雷蒙茨的图中没有被标出来。人们沿着向东的大道,穿过一片戈壁,就可以看到在大路两旁还有长长的遗址的残余部分,其中有那种带有一幢房子的塔楼:Auat(Aut)。从这里大路继续向东穿过沙漠,很快人们便可见到生

① (克雷蒙茨的)这些资料详见《1898年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吐鲁番探险队报告》(以下均简称《报告》,德语的书名为:Nachrichten ueber die von Kaiserl.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ue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第1册,1899年圣彼得堡版。(原注)

② 格鲁姆·格兹麦洛《中国西部旅行记》(以下简称《旅行记》),2卷本,彼得堡,1896年(关于吐鲁番的论述在第一卷第278~380页)。其次还有芬兰探险队奥托·多纳的旅行报告《1898年中亚之旅》(以下简称《中亚》),赫尔辛基,1901年,第124页及下页。另外克·海姆利在其《关于西亚的一本汉文著作》(Ein chinesisches Werk ueber das westliche Asien)第65页及下页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记述。(原注)

③ 关于这份报告中的地名,我都是根据当地语言的发音转写的,与克雷蒙茨的转写相差无几。只有吐鲁番这个地名他总是说成“Turfan”,对此我不想改变。这里一些主要的名称的发音,基本上相差不大,例如:亦都护城、喀喇和卓等等。克雷蒙茨应用的蒙古语的发音,对我的平面图的绘制很有帮助(比较科瓦勒夫斯基《蒙古语俄语法语法辞典》第2678页)。关于更多的吐鲁番地名的列表还可在卡塔诺夫的《西伯利亚和东突厥斯坦记录》(《俄国皇家经济科学院院刊》第73卷,彼得堡,1894年)中找到。我从其第74/75页找出了我所需的地名。至于胜金口的地名,克雷蒙茨和格兹麦洛在发音上有些区别。(原注)

④ 克雷蒙茨的《报告》中有照片,见其书第49页,比较好一些的是多纳《中亚》第120页上的照片。(原注)

⑤ 这是为了与雷格的称呼区别开。雷格称亦都护城为古代吐鲁番。(原注)

机盎然的树丛和居住村落：阿斯塔那（Astyna）和喀喇和卓。从吐鲁番到喀喇和卓的距离约六十里^①（30 俄里^②）。当人们靠近它时，会很快看到在红柳和白杨树丛中的古代 Dakianus^③ 或高昌故城（Idikutschari）遗址巨大城墙的废墟。我们继续向东，离开山麓的北边，重新回到在喀喇和卓后分开的大路旁，这条大路向南的分支通向鲁克沁（Luktschun），向北的分支则通向位于吐峪沟（Tojok）河畔的朝圣地吐峪沟麻扎（Tojok-Mazar），它距离喀喇和卓约三十里（15 俄里）。规模宏大和洁净的吐峪沟异常美丽，紧靠着吐峪沟河水流出的山谷的陡峭的岸边。在山谷南侧的上方人们可以看到到处散布的佛教建筑的遗迹（佛塔）。在山谷北侧现在仍然有人居住的村庄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佛教的洞窟。这些洞窟一直建造到山麓的顶端，有些则建造在非常陡峭的山岩上。它们位于河岸的两侧。紧靠着山谷入口处是著名的清真寺，它被称为“七睡美人窟”^④。再继续向东在连木沁（Lemdschin）河畔的赛尔克甫（Syrcheb）绿洲有佛教遗址存在，尤其是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中国内地菩萨寺院的复制品，而这个遗址我们没有造访过。吐鲁番山谷的南面是以博斯腾湖（Bodschanta）作为界限的，人们可以在高昌城的城墙上看到这个湖。吐鲁番山谷的后面是高耸的确勒塔格（Tscholtagh）山峦的顶峰。

在另一个地方我曾经提到过^⑤：高昌故城的位置非常明显，人们在山谷中第一眼看到它时，就会马上有这种印象，它是这里古代文明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把这个古城遗址作为我们考古工作的着手点。因为这里首先可以回答的问题是古代城市与山峦上的寺院和石窟建筑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由于山体自身存在的危险性，利用其建造寺院和开凿石窟就非易事，并且可能完全失败。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在山峦上建造寺院和开凿石窟仍然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人们必须正确地选择和比较建造寺院和开凿石窟的地址。为此喀喇和卓是最好的地方，因为那儿最接近古城遗址，并且从那儿向北和向东都很容易到达山口，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克雷蒙茨吐峪沟麻扎所从事的工作做新的补充。

高昌故城这种极具优势的地位充分表明，它是古代回鹘人活动的中心，即是古代高昌人的都城所在。

在我具体描述每个单一的遗址发掘工作之前，我还想预先说明，在这份考古报告中给出的壁画和图片等的复制件都只是为了能使人们更容易地理解我对遗址情况的描述和说明，它们并不可能被当成正式的出版物来对待——除了这里给出的那些彩色的图版之外，这里给出的彩色图版充

① 这里作者使用的长度单位是中国的长度单位“Li”，即“里”。（译者）

② 原书使用长度单位的是“Werst”，译成汉语即“俄里”，是俄国的长度测量单位，1 俄里 = 1067 公里。（译者）

③ 这个名称是当地的维吾尔人对这个古代遗址的称呼。（原注）

④ 关于这个穆斯林著名传说故事，根据卡塔诺夫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见其《关于鞑靼七睡仙的传说》。一个较长的版本是根据鲁克沁一位反阿古柏的传奇人物的口述而写的，另一个版本是出自鲁布古兹（关于先知的故事）1859 年在喀山出版的。（原注）

⑤ 参见《俄国皇家科学院院刊》，彼得堡，1904 年 4 月，第 18 页。（原注）

分表明了这些颜色的特殊意义^①。尽管我给出的示意图已经是相当准确了，但是它们并不能表现出人们在现场所见到的这些原件和谐色彩的绚丽的真实情况。

雷格曾经绘制了高昌故城位置的草图（参见插图1），关于这张草图我得做下面的一些说明：在喀喇和卓部分的后面，即在从吐鲁番通向吐峪沟麻扎或者通向位于大麻扎对面的鲁克沁的通道上有阿斯塔那（Astana，也被称为 Astyna。多那称它为 Alfata）的村庄，它向北延伸到通往沙漠的方向，即在胜金口（Pass von Sengym）的前方。在阿斯塔那北部可以看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台藏塔（Tai-san）遗址——一座巨大的佛教寺院，关于这座寺院遗址的具体情况我在下面还要详细论述。沿高昌故城向北的通道上到处可见大小不同的村落遗址，直到最北面寺院的墓地（Kirchhof）。雷格这里提到的“灌溉渠道”是喀喇和卓河（Karakhodscha-su）的一部分，即其东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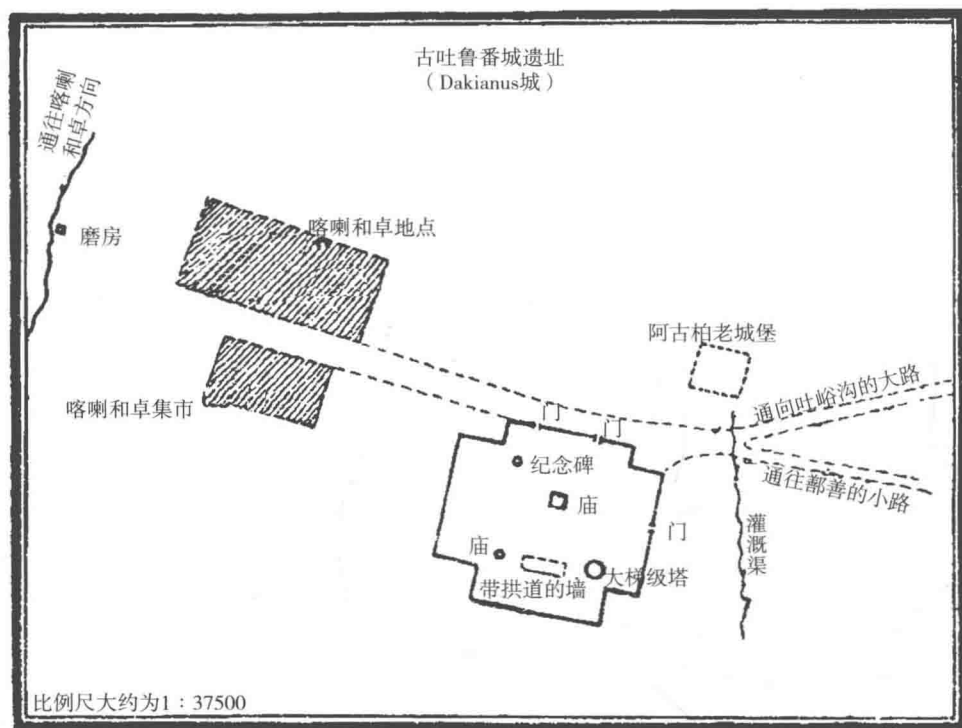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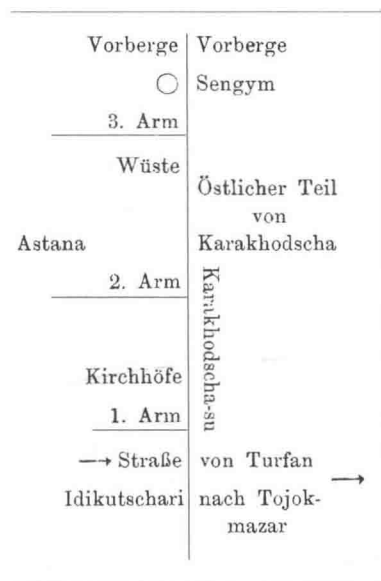


图1 雷格的高昌故城示意图（Dakianus）——他把它称为“古吐鲁番城”
——根据《彼得曼通讯》第27卷1881年版，图版18

① 在许多情况下，大多数精美的壁画中的金色都被暗淡的土黄色所取代。这些金色原本是代表有光泽的真正的金子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是应用金箔镶嵌的——例如柱子和基座上的木件和壁画，带有浮雕底线的壁画等。小型印刷品，尤其是摩尼教小型印刷品中也经常使用金箔。这种情况与欧洲中世纪小型印刷品的情形类似。在佛教绘画艺术中的挂轴也常使用金箔，然而由于粘贴的材料对画布本身造成的损害使得这些金箔已不复存在。这些看上去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对液体的金的利用，尤其是在丝绸画上表现得很明显。例如出自α的一幅观音的画像（第2号）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人们可以参阅F. 赫尔特《中国艺术中的外来影响》，慕尼黑和莱比锡，1896年，第44页和第66页说明。他指出：“在高昌画匠们用朱砂和墨在金、银的薄膜画点。”银薄膜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是会出现在小型印刷品中。他说的这种画点是指像下雨一样把颜色洒到纸上。这种方法我在高昌没有见到过，也可能他看到的東西已经遗失了。金色的表面在壁画中总是用黑色勾画轮廓，然后用朱砂勾边。（原注）

它的位置比雷格草图里给出的位置更靠近遗址的东城墙。河流的上游——在阿古柏要塞西和西北——从北向南笔直地流经喀喇和卓村的大部分地域，村庄位于河流的左右两岸，并且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可以到达胜金口。雷格的草图上没有给出这个古城东北角对面的这条小河向西的支流，它在寺院墓地的南面，但在向西的通道的偏北面并与通道平行，与其靠东面的东支流相比，它与由北向南平行的西城墙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由此可见，高昌故城遗址是位于同一条小河的两条支流的两旁。再继续往北，在喀喇和卓的东面是小河的另外一条支流，它在沙漠的边缘流向阿斯塔那，在那儿阿斯塔那和喀喇和卓很靠近。在山前斜坡的胜金口前还有一条流向西方的第三条支流，它同样也流经阿斯塔那。这里给出的示意图可以把这些支流的情况明确表示出来。遗憾的



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一张关于这个极其复杂的地形的完整无缺的示意图——包括所有单的房屋和院落的方位描述。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我在这里给出的简图能够使读者对于这个遗址复杂地形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有机会提到，在阿斯塔那东北山角的沙漠边缘还有一些带有佛塔遗迹的遗址残存部分。可能经过这里曾经有一条在台藏塔通道直接通向胜金口。在喀喇和卓东部，喀喇和卓河上游，还有一座大的古塔楼，在胜金口前有第二座塔楼，再往后，在 Uprenq 和木头沟（Murtuk）两条小河流入喀喇和卓河的汇合处还有第三座塔楼。——这可能是一条古老通道的标志，被称为“塔什”（Tasch）。就像我们从库尔勒（Kurla）到库车（Kutscha）的古老通道上，以至于通向更远的地方所见到的一样。

Dakianus 古城（参见插图 2）是一座像古代吐鲁番城一样的古城遗址，位于吐鲁番南面，由很高的城墙环绕着（城墙高度在 15 ~ 20 米），很特殊的是其北面的城墙保存完好，只是有许多缺口和坍塌处，因此很难找到其城门的原址。另外在城墙外的北面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遗迹表明，在这条古代交通要道上还应该有一个属于古城的部分存在过，所以我们可以见到紧靠北城墙还有许多小型建筑物（像小塔楼、小房间和与其类似的建筑物）的遗迹残留下来了。这些在这里给出的图上看上去非常不规则，另外一边的城墙在图上也是同样的情况。雷格已经注意到：这些城墙不是规整的正方形，其墙角稍微靠内。雷格在他短暂的走访时曾经记录到，这些城墙的形状很不规整。完全笔直的一面城墙是南城墙，即使如此在其朝南的西墙角上还有一段呈弓形（参见插图 3）。在城墙的中间还保存有古老的城门和门楼建筑，只是靠东面有一个大的缺口很煞风景。同样，城墙的西面部分还有一部分保留了下来，与南城墙相比它非常不规整，尤其是在一座靠北面城门的最北面的部分。然而这座城门与南城墙的城门（参见插图 4、5）相比保存得要完好得多。最不规整的城墙是东面的城墙。在东城墙上建造有许多凸出的建筑物，在某些地方（在引人注目的寺院建筑 V）的角落上还建有寺院式的建筑。这里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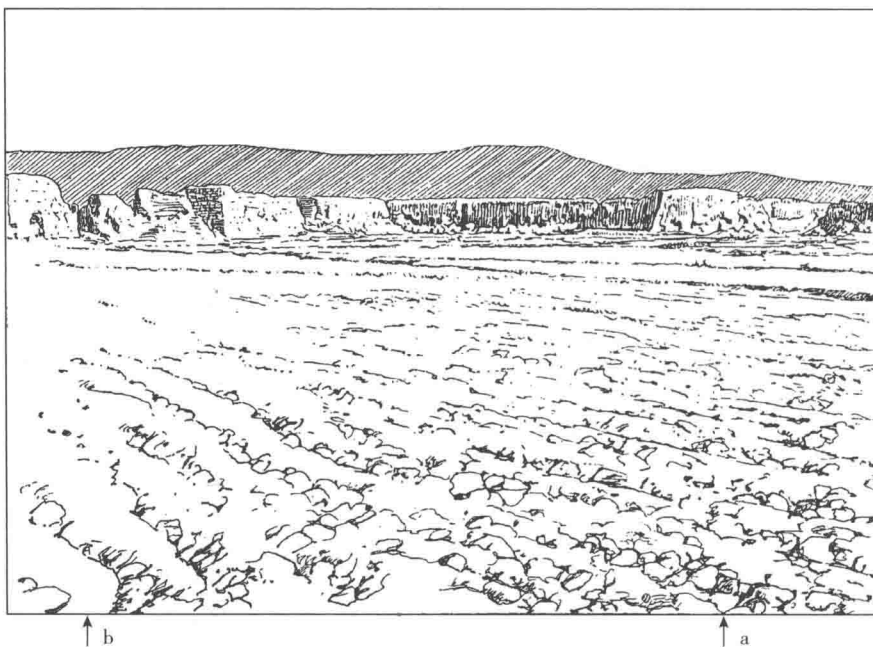


图3 从高昌故城东南的农田中看到的城墙西南角，箭头 a 所指的塔楼原是一个环形城墙的一部分。箭头 b 所指的是寺院遗址 β 南边的城墙上的大缺口。在后背景上看到的是胜金口和吐峪沟麻扎之间的山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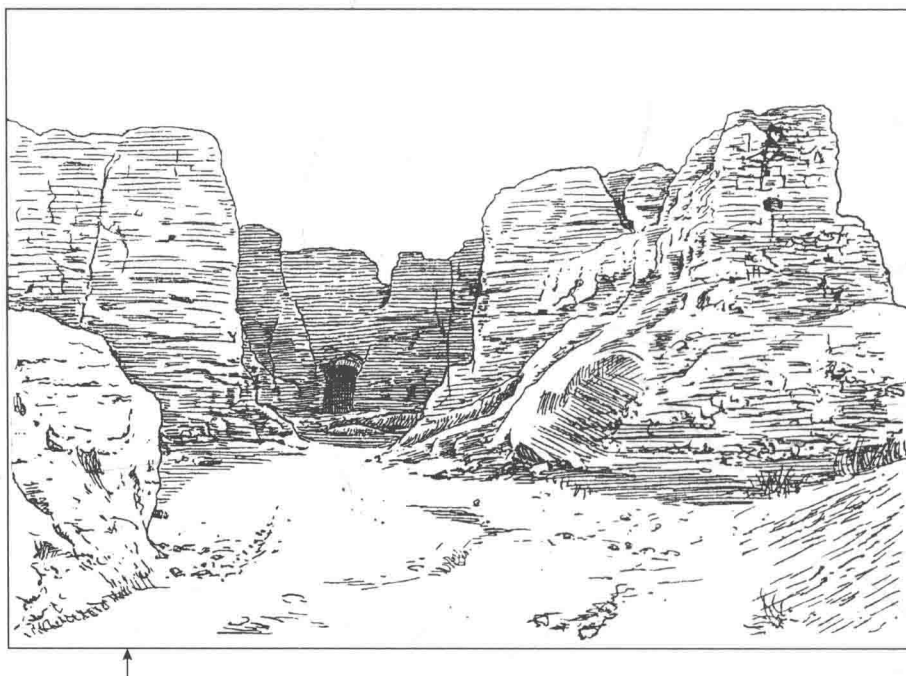


图4 高昌故城西城墙的古老城门。这是从北面看到的城墙外侧。箭头所指的位置是朝向东面的城门，它与城墙一起构成了一个东北方向的直角。在后背景上看到的小门是通向西城墙底层的，现已被废墟填满。据推测，这里曾经有一间城墙护卫居住的警卫室，像汉内地的城墙建筑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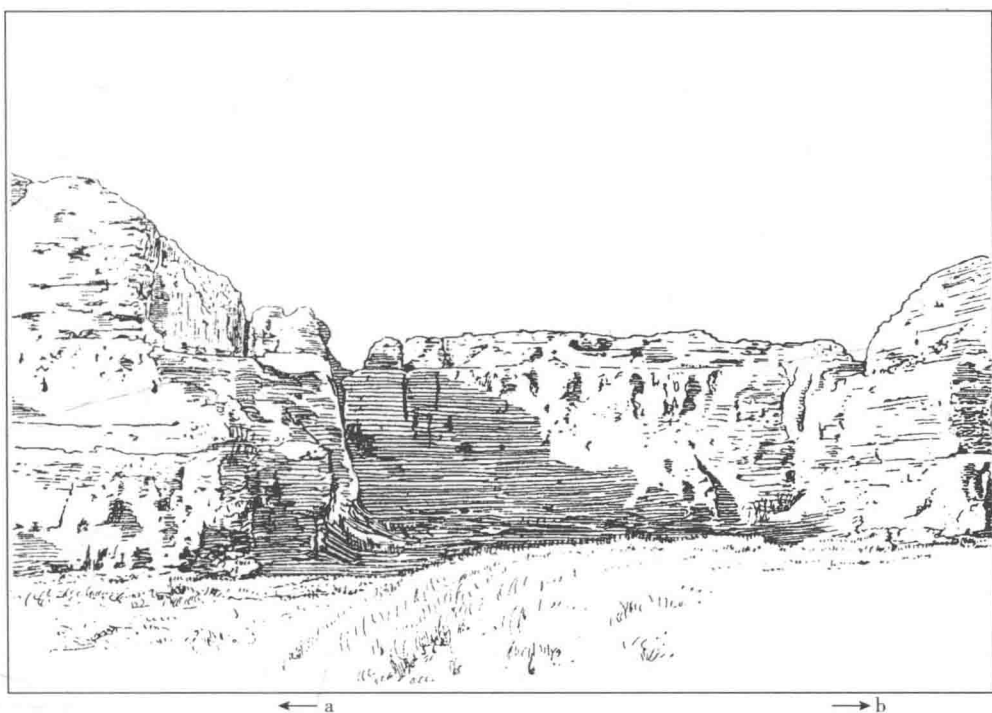


图5 高昌故城的西城墙城门。与插图4相同。只是这是从东面看到的故城内侧。
箭头 a 所指的是城墙底部的那个小门（参见插图4）。箭头 b 所指的是通向城外的道路

些不规整的城墙是为了环绕已经建造好的寺院建筑并且为了保护它们而建造的。换句话说，在我看来很有可能，这些环绕寺院所建的城墙是为了抵御外来敌人日益加剧的威胁而建造的。在东面城墙的中间看上去好像曾经有个城门似的建筑物，同样在寺院 V 人们可以接受那里曾经有过一个小门式的建筑。在现存的城墙遗址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可见其厚厚的底层曾经建有厅室和房间，尤其是在城门附近，其另一边的墙是用土坯^①筑成的，以便能在上面打孔。在许多塔楼的结实的黏土墙上有用来上下攀登用的墙洞痕迹。例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城墙的内侧，紧靠后来建造的伊斯兰教塔楼的后面就有一个带有这种古老建筑形式的小房间（参见插图6）。在这面城墙上保留有许多房屋建筑的遗迹，遗憾的是，它们的屋顶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紧靠这面古老城墙所建造的清真寺 H 旁边，仍然有人居住的现代房屋建筑的后面，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就是攀登上这面墙，然后进入古城的，并可以由此继续向东行走。

① 高昌故城的所有建筑物和山上的露天建筑物都是用大块的土坯砌成的。下面会详细论述的寺院遗址 β 中我们发现土坯长 46 厘米，宽 23 厘米，厚 14 厘米，是异常大的。在它们的上面往往还有上釉的瓦，这种带釉的瓦我们在高昌故城只发现了两个残块。它们的釉色有：灰色、蓝绿色。它们在下面会单独提到。大多数壁画是画在秸秆和黏土构成的抹灰墙上用调和的颜色描绘出来的，我们发现了一块厚的纸浆上画的壁画，发现了两块真正的画在地面上的湿地壁画（在遗址 α 和 β）。（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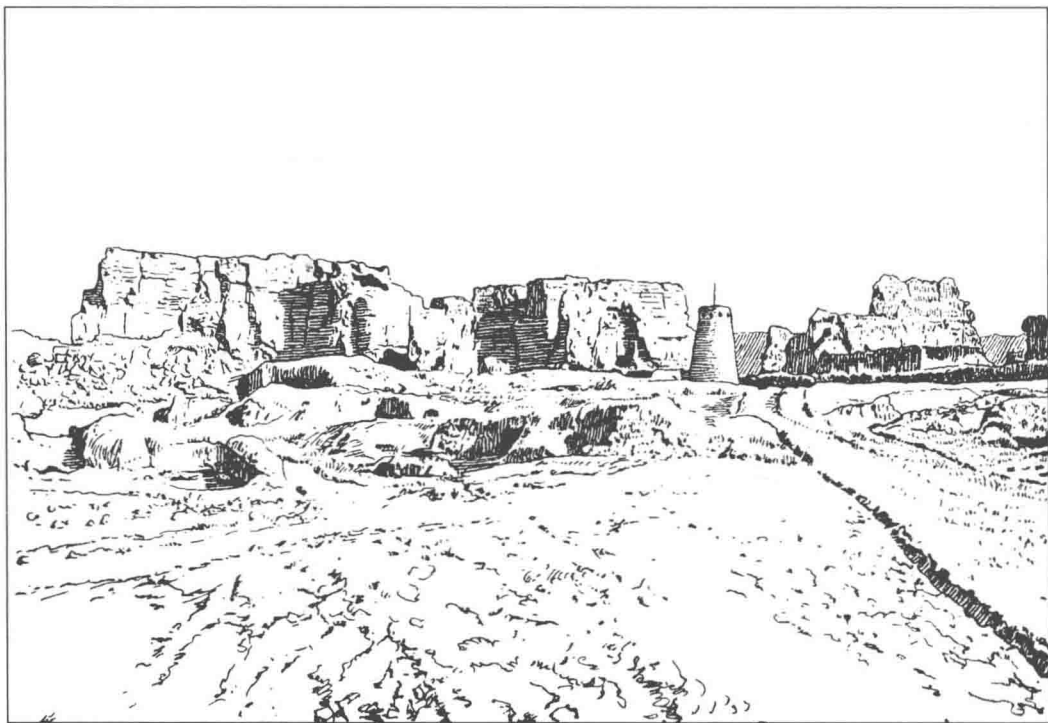


图6 从故城内部看到的北城墙。正面可见经过小塔楼 F 的道路，这条道路经形状不规整的古老残墙通向现代清真寺 G 的正门。图上所见北城墙的这一部分已经成为废墟。在小塔楼 F 后，城墙内有一座坚固的塔楼。在这个塔楼的底层有一个通向地下的很深的圆洞，洞壁上有凿出来供人们上下攀登用的眼儿

城墙所环绕的古城中间的活动场地，以其每边内墙上最向外突出的部分由北向南，由东向西测量的结果是 7500 英尺。

在北城墙内侧的外城墙里面还有一面略低的第二座城墙。然而这面墙的许多地方已经被毁坏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将其从 F 到 F 辨认出来。它是作为一种古代建筑中的冠饰，即那种久已为人熟知的阶梯形装饰（），一种古老的近东文化的遗产，这种形式的装饰我们在犍陀罗（Gandhara）的雕塑中经常可见^①。

① 参阅皮洛·埃·契比兹《古希腊艺术史》卷 5，第 763 页。我在这里引用的只是关于波斯艺术的描述，因为与我们印度和中亚的情况非常相同，在印度艺术中也借用了这种阶梯装饰。参阅库宁汉姆的《巴尔胡特》图版 43 和弗格森《印度建筑史》图版 18。波斯艺术中的这种装饰图案比印度和中亚的显得坡度更大。有趣的是这种图案还出现在梵蒂冈屋顶的装饰中，后背景是一种小型印刷品式的绘画，表现的是神圣的托马斯被谋杀的场景，是为巴斯里乌斯大帝（公元 976 ~ 1025 年）所绘。参阅格尔汶《古希腊罗马艺术品中的印度人形象》，见《德国皇家考古研究所年刊》15 卷，1900 年，第 215 页。这种装饰图案在遗址中发现的都是很小型的，例如：泥塑彩绘描金的，通常是放在很窄的屋顶侧面的，在佛像的头光左右两边，比较下面的遗址 Q 的情况。现在在柏林的莱特尔收藏品中有一件犍陀罗的浮雕残件，上面表现有石头的栅栏，它的上面就有这种阶梯式的装饰（共四级），以便连接其他的装饰图案。（原注）



图7 高昌故城北城墙。其上有新开的门。在城墙上的这部分还有一些房间的残迹保留了下来。这张图是从遗址 H 和 J 之间的道路上看到的故城的内侧

在我们第一次造访这个遗址时就立刻注意到了，从城墙环绕的古城中间场地上现存的或多或少遭到毁坏的众多建筑物中含有一排高耸的建筑物。这是高城墙的第二系统，它非常明显地，且在一些单一的地段上可以看到它的走向是由西南通向正北的，在我们的示意图上是用“”表示出来的。在这面墙的中间有一段是被打断了的，在寺院遗址 P 的对面向东弯曲，与此同时，还有一面向西延伸的第二道墙，——它可能是在寺院遗址 O 处与西城墙相接，——这面墙的许多处都被打断了的，并且受到了严重的侵蚀。这些地段在示意图上是用 G 标明的。在这里，即在保留完好的城墙边还有两个小房间——像是看守城门的人居住的警卫室或者观察塔。——在这面墙的北面建有一座现代的清真寺，寺旁生长着树木，周围环绕着低矮的围墙和一扇门，这显然是花园的建筑了。我不得不承认当地的维吾尔族人选择这个地方建造现代式的清真寺，绝不是偶然现象，它肯定与这个地方原本的意义有关联，所以穆斯林教徒们希望在这里建造他们神圣的清真寺。与此相关的还有在寺院遗址 H 旁，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从这个小警卫室 G 向东已经看不到这面高大城墙的踪迹，如果我们由此直接向南行，在那面高大城墙的东边缘就是作为“汗堡”（Khan）的建筑物。关于这个建筑物的具体情况我们后面还要详细提到。

在古城的南面我们又看到了高大的城墙。与古城西侧由南向北延伸的城墙边上的建筑不同的是，这里有一座并不直接与城墙长的一边相接，并且在城墙系统 a 的对面，非常奇特的，然而却是遭到严重毁坏的寺院建筑遗址（v'）的残存部分。从这里开始向东城墙多处被打断，并转向北，

逐渐接近“汗城”的中心。根据我的观察,这里曾经有一个更古老的城墙系统,而在这座古城最后一次繁荣时期它已经就是个遗址了,例如,在这里可以找到带有壁画的 α 洞窟,像一座城堡一样——其建筑深入到了更古老的城墙中。在一些地段这座城墙还有一些突出的塔楼式建筑。在平台上还有圣塔建筑,尤其是在 α 的旁边和在 μ 和 ν 北面的角楼旁^①,在这里的废墟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原来就埋藏在那儿的摩尼教珍贵文献。关于 α 和 ν' 等建筑的具体情况我在下面还要详细论及。

在古城东北有一小段城墙,墙上带有塔楼,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征(示意图上靠近J的地方)。这里的建筑给人一种印象,它们是后来很晚才又建造在城墙上的。事实上,看上去这些建筑物中曾经作为城中之城而长期有人居住过。——更晚些时候在这面大城墙的东边部分曾经是汉族人的墓地,因为在那里的沙土地中到处可发掘到带有汉人干尸的棺木。并且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用汉字书写的牌位,这都可以证明这个地方一直到百年前还是作为汉人墓地被使用的。

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高大城墙之间的其他地方到处可见现今仍然保留着的大量遗址。现在穿过遗址中的道路与现今居住在遗址附近的居民的需求密切相关,而与古代经过遗址的通道则毫无关联。我就是通过这些道路而到达遗址的,并且看到了遗址中散乱的废墟。这些道路遍布遗址内所有可耕种的土地上,当地的居民在这些土地上耕种了土生的高粱和棉花。为了种植这些农作物,在古城内所修的灌溉渠道使古城原有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对古城遗址的保存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水流把原有建于平台上的古建筑底部冲刷空了,而使得这些建筑坍塌下来,这无疑对其保存原状起了破坏作用。古建筑物的瓦砾,尤其是那些壁画被当地的农民用于肥料,他们不断地垦殖并在开垦的农田边缘修建抵御洪水期到来时免受洪水袭击的堤坝,从而使得水位提高,以至于邻近的原来修建在高处的寺院,现在位置变得很低,并且被开垦成了农田。尤其糟糕的是,当我1903年2月在胜金口从事考古工作时,由于洪水毁坏高昌故城中的农田,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的农耕和居住都变得很艰难,因此他们就暂时栖居于古城的遗址中。为此寺院遗址Z的整面东墙就成了这些暂住者的牺牲品。寺院遗址 ν' 的情况就更加糟糕,北塔楼前方 β 的整体都被拆毁了。阿斯塔那的平台寺院遗址也是同样的情况。那些我1902年11月份考察过的古建筑,当我1903年2月份再次造访时已经面目全非。

在古城内古老通道的遗迹现在已经很难确认了,尽管如此,我相信在古城西侧由南向北,位于遗址 α 和 β 之间曾经有过一条很宽的街道,它在遗址 γ 和L旁,并经过P而通向北城墙西角落附近的古城门。另外,在古城中间还有一条类似的街道残迹:它从o附近的古建筑群体,经小寺

① 在这个现在很陡的塔楼平台上有一整排房间建筑,在这些房间中还有很古老的废墟瓦砾等。这些房间的墙已经很难辨认,只是在南边较低的延长部分还能看到其痕迹。我们用棍子在废墟中到处翻找,结果发现了摩尼教手稿的残件,也许这些残件是曾经从这房顶上向四面八方抛洒的残余(比较下面的遗址L)。我和巴图斯在我们离开吐鲁番以前看了这个塔,然而没有可能在这里继续工作,因为它的周围都是水,我们很难爬到上面去。这很令人痛心,因为我不知我何时还能再继续在这里工作。(原注)

庙群 π , ρ , ς , τ , 然后到达寺院遗址 K, 并由此通向 γ 的大型古建筑物。

在我将开始逐一详细论述我所考察和工作过的每个古代建筑物时, 我还得提醒人们注意, 这里所提及的古代遗址并没有囊括全部现存的遗址: 还有很多已经破烂不堪的建筑遗址, 尤其是现存于古城北面那些遗址, 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在这里来论述它们。我所绘制的平面图只是为了把主要建筑群体以文字资料的形式详细记录下来, 并且也为了能够确定我们考古工作中发现物的地点和方位: 这里的数字所表示的那些建筑物都是在我们考古工作过程中我所记录的值得考察的建筑物, 然而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能够把所有的建筑物都进行考察。这第一次考察给人留下的印象实际上是很眼花缭乱的。给我们做向导而使我们能够进入遗址从事考察工作的当地维吾尔族人总是指给我们他们已经发现过并认为藏有宝物的地方。然而这些并不是我们考察工作的兴趣所在。很快我就发现这些向导们的意图, 并决定走我自己的路。我不否认他们想指给我们正确的发掘位置,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自己都找不到这些发掘地点了, 因为这些地点通常都是被过去的掠夺者们多次洗劫过的废墟和瓦砾。我必须也不得不在这些房顶几乎坍塌下来的危险建筑物废墟中, 在堆积着许多瓦砾的古老建筑通道上和类似的古建筑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当那些当地的维吾尔族老百姓在废墟中发现了新的东西时, 由于我们无法控制那些想盗宝人的欲望, 所以不得不经常中断我们计划中的考古工作, 而去保护或发掘那些宝物。下面我将按照标号来逐一论述我的考察结果, 以便把这些工作用文字资料的形式表述出来。